

期待一本书

■李浙平

国庆节前，在慈居陪母亲闲话，母亲谈起近日所看的电视《我们走在大路上》，建议我抽时间观看。母亲说：“电视上介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不知道新华书店有否卖。”我说：“网购快。”随后便在网上找，没找到。母亲笑道：“可能还未印出来吧？”对母亲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但记下了要给母亲买到这本书。

次日，我上班不久，保洁员送来《人民日报》，我在第5版看到大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一阵惊喜。还未及阅读，便拨打电话告诉母亲。话筒里传来母亲喜悦的语音：“能否带来看看？”中午下班后，我带着报纸前往慈居，母亲正准备用餐，见到报纸，马上去里屋拿来眼镜戴上，翻阅起来。看了一会儿，母亲说：“就是字太小了，看起来有点吃力。以后还是要买一本书来看。”

那天我在值班，看窗外飘起了雨丝，想起和母亲约好要去慈居用餐，因值班不能离岗，就打电话告诉母亲中午不能去用餐了。母亲说她刚从万松路的新华书店回来。原来母亲到新华书店打听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这本书。可见母亲对于这本书的期待。

国庆长假结束后，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某日中午，我在慈居陪母亲用餐。母亲拿出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报纸给我，然后说：“你也认真看一看，有许多事情你是了解的，也有相当多的内容你是不知道的。我在上面都做了记号。通读了大事记，你对新中国的重大事情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了解。”5.6个版面上，母亲用红笔划了密密麻麻的杠杠。我为皓背之龄的母亲如此认真地学习而心生崇敬，也为自己能时常聆听母亲于工作、学习、生活方面对我的教诲而感到幸福。

或许，说到母亲的慈爱，这只是我作为儿子的体会。但感受在母亲的慈爱中还有无限的人生启迪，则是我站在同事的角度去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作为物资局下属单位的仓库保管员、统计员，到后来调到局机关和母亲同在一个科室，我的工作状况一直是母亲关注的。从最初母亲为我准备仓储管理知识的书籍，到母亲为我讲解物流统计的原理和方法，再到母亲让我阅读世界物流研讨会论文集，母亲在我每个工作岗位转换点上都为我开启一扇知识的大门。母亲时常教诲我“工作的路要靠自己走。只有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就能在每个平凡的岗位上有所作为。才能不负光阴，虚度人生。”母亲的话就如声声警钟，让我明白人生的努力是需要一以贯之的。干了一辈子物资工作的母亲在退休时，拿出一叠手抄的资料，对我说：“这套产品原材料消耗定额资料，前后花了我好几年时间整理而成，都从一个又一个企业的实地调查后整理成的，曾是局里编制物资分配计划的主要参考依据。现在市场调节的份额越来越大，其作用减弱了。”当时我并没有重视这套资料的历史意义，随着物资计划分配的最终取消，这套资料也遗失了。

母亲退休后，曾参与整理《瑞安物资局大事记》。我记得那段日子正是炎炎烈日，母亲每天准时来到编写大事记的临时办公室。办公室很破旧，只有6平方米，摆了张办公桌，母亲每天在这里面工作8小时。几个月下来，《瑞安物资局大事记》初稿形成（二十多年后，我在一堆旧资料里见到这本大事记，还是初稿样子，而当初截止年份以



后的大事记内容没有新的补充。随着机构改革，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物资局，其历史渐渐淡出社会的视野，如今人们对其曾经的往事也越来越少知了，更何谈借鉴。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缺乏完整的大事记。就在母亲准备作补充修改时，编写大事记的工作中止了。母亲最后一次到办公室将《瑞安物资局大事记》又看了一遍，将门钥匙交回给办公室工作人员。我在送母亲出物资大院途中，母亲对我说：“这件事以后要靠你们年轻人去完成了。一个单位不能没有大事记，许多事情随着人事的变化都是要被忘记的，只有留下了大事记，后来的同志才会对过去有所了解。”我望着母亲的背影，突然于心里升腾起强烈的崇敬。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于母亲的感情只局限于亲人的血缘关系，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体会到的是一位同事长者对于工作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由此深深理解了从前母亲反反复复地叮嘱与教诲。多年后，我将母亲对我抚育教诲弥久逾深的烙印书写成一幅“慈母良师”的字。

离开工作岗位闲居在家的母亲，凭着对往事的回忆，以她从黄岩粮食局调到瑞安工作那时候开始，将家庭的一些大事逐年逐事进行记录。读着母亲用心写下一段段往事，常常会让我重新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去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坚持耕读的家风，享受生命道德的魅力。母亲做这件事，只是想让后辈不要忘记本，明白自己是从何处来，如何善待平常生活的点滴努力，谨守家庭之间无私的爱。就如母亲向新华书店预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用心一样，她希望后辈都能够从中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这是母亲对她的后辈一份美好愿望。而从母亲期待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体会着母亲的爱国热情，所以母亲有快乐。

在我生日的前日，我终于从新华书店购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我在该书扉页上题道：“今年九月，母亲便询问有此书否。九月末，母亲由《人民日报》读到刊发之全文，并作笔划提示。后来又多次向新华书店询问此书之出版，并预订八册，欲分赠后辈各户以学。我为此曾撰文《期待一本书》以记之。今天，我途经书店顺便一打听，购得此书。明日乃我生日，以此书奉慈母，权作母难日之礼。”在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母亲给我买了许多书，让我读书获智。在我生日这一天，将母亲时常惦记、念叨的这本记录新中国重大事件的书籍，作为母难日的礼物赠与母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牢记慈恩不易。

■白一帆

冬日的清晨，寒风袭人。走在有些灰蒙蒙的公园里，我的双眼总被那些挺拔多姿、金光灿烂的树木所吸引。如闪烁在眼前的团团亮光，似漂浮在头顶的片片云彩，更似装扮冬日大地的调色板，让人陶醉让人流连忘返。不经意间，又到了银杏大放异彩的时节。

我与银杏有缘。年轻时曾在西部山村溪边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一天当我徒步走过诸葛村贾畚时，溪边的一棵参天古树，让我惊诧不已。它高大挺拔沧桑斑驳气势不凡，后来知道，它是我市唯一的一棵植于唐代的千年银杏，属于省重点保护的活文物。此后每当我从它身边经过时，总会驻足凝视许久，这也许就是我与它的情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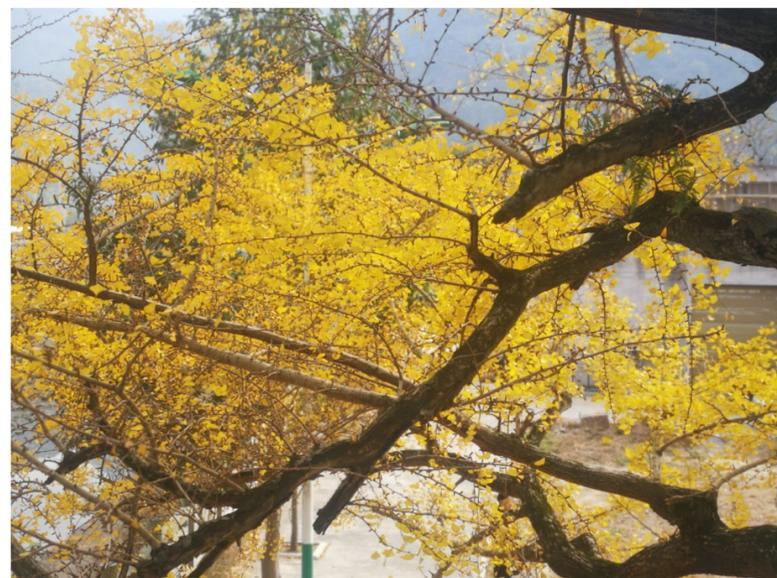
至今我清晰记得，13年前的清明节，我携老父亲、儿子，我们三代人沿瑞枫线观赏油菜花，来到了贾畚银杏树下，年近八旬的父亲手舞足蹈如老顽童般开心，祖孙三代背靠大树，留下了永恒的瞬间。那情那景犹在眼前，如今老父亲已离去近十载，而这棵千年银杏仍容颜不改，风姿依旧。

多年前的一个初冬，我在清华大学参加短期培训，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都倍感新鲜新奇。上课之余我总是在清华园里转悠着，一天清晨，当我骑着自行车转过几条小道，突然一道金灿灿的亮光闪现在眼前，那亮光让人耀眼，让人心醉，让人措手不及。我即停下脚步细细端详，原来此地就是清华园的银杏道，金色的银杏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妩媚

又是银杏金黄时

动人。晨风中一枝枝黄叶摇曳着，跳跃着，如灵动优美的音符，如一首首抒情的小诗，我完全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手机拍了一张又一张，久久不愿离去。

那年在连云港花果山与银杏林的邂逅，更加深了我与银杏的情缘。那里古老的石亭，满山的怪石，在如诗如画的银杏林里早已黯然失色。穿行在遮天蔽日的银杏林里，一棵棵形态各异，长长舒展的树枝，如巨大的臂膀，细细舞动的枝叶，多姿多彩，抬头满眼金光透亮，低头满地黄金戴甲。细看，那



片片的黄叶，宛如无数精美的小扇子，又如翩翩起舞的金蝴蝶。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些上蹿下跳的猴子，顽皮机灵惹人喜欢。

如今，走在瑞安城乡，随处可见银杏矫健的身影，大道边、公园里、小区旁、山坡上，它们都是一道美丽诱人的风景。然而，随着寒冬的到来，银杏叶纷纷飘落，每当我望着日益稀疏的银杏树，心中竟竟过了丝惆怅和悲凉。

令人欣慰的是，来年还会有属于它们的时节，它们还会重放光彩！

父亲

■郑海斌

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我没有好好地看看父亲的脸盘了。

因为有事，周末我打电话给父亲让他下来帮我照看一下儿子。父亲在电话里义不容辞地答应了。父亲来时，我正跟儿子在午休，父亲轻手轻脚地进了门，或许是一阵风吹过，房门被重重地关上了，惊得儿子连连翻了好几个身。我有些生气，原想责怪父亲关门不应该这么大的声音吵醒在睡的儿子，出门后却发现父亲正双手插腰半蹲着在喘着气，我满脸羞愧，忙扶着父亲坐在沙发上。

父亲已近古稀，近日因提了重物不小心扭伤了腰，这几天一直在床上躺着休养，而我却一点也不知晓。湖岭来瑞安的公交车一趟下来接近一个半小时，父亲一路颠簸，再爬上四楼，匆匆忙忙赶到我指定的时间早已体力不支。

坐在沙发上，我端详着父亲，一张清瘦的脸早已布满了皱纹，两片眼袋重重地垂在他的眼下；眼角两边的鱼尾纹也深成了一道道沟壑；不知何时，“老人斑”也悄悄地爬上了他黝黑的脸盘。我突然发觉父亲真的老了，老得与我心中那高大的形象截然不同了。

父亲在年轻时虽然很瘦但个子一米八，也很有力气，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那时母亲还在湖岭供销社门前摆地摊卖衣服。每到傍晚收摊，父亲就会从“大队”里匆匆赶来帮妈妈将衣服一件件塞进尼龙袋，然后甩手就把四五十斤重的尼龙袋扛在肩上，而我则喜欢提着一个塑料

袋，装几双袜子或者内裤在袋子里，牵着父亲的手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走。那时老家还在湖岭的后山巷，通往老家的路上要走上好些石板台阶。台阶很小，每次到那里，父亲就会松开我的手，自己扛着尼龙袋一口气走到家。我呢，喜欢一步一步地踩着父亲走过的那些无形的脚印，一边走一边想着有一天自己长大后也能像父亲一样强壮有力，每每想到这里，幼小的我就倍感有力，常常三步并着两步地跟上去。

稍大了一些，上了学，我不再跟着父亲一起帮母亲收拾衣服。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便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大台阶上，搬张长凳当桌子开始写作业，父亲依然是那个时间点扛着尼龙袋上来。每上来一趟他便会将尼龙袋放好，然后过来站在我身后，紧紧地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画地教我写字。父亲学历不高，小学毕业，但他写的字却一直得到大家的赞许，父亲说他的字是部队里练的，在部队时还经常给战友们代笔写家书。父亲教我写字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后来走上书法的道路。

年轻时的父亲喜欢唱军歌，而父亲唱最多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至黑夜，父亲陪我入睡时就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头，听多了我也就学会前句，但幼时不知“个个”两字的含义，发音不准的我每次都把“个个要牢记”囫圇地唱成“要牢牢记”，总能逗得父亲在夜里哈哈大笑。

父亲是“半个”文化人，他喜欢琴、棋、书、画。那时他时常会教我下棋、画画，但

我最喜欢的还是骑着他的脖子，带我上山去挖竹笋。父亲会在闲余间拿出锯条在竹林里锯一根细竹，然后用小钻头在嫩竹上钻几个孔，贴上竹膜。笛子做好后，父亲总能把这根五音不全的小竹杆吹出不同的音符来，喜欢得我连连拍手叫好。

受父亲的影响，16年前我也参了军。但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衰老是我在部队服役期间。8年前，母亲的一个电话过来，说父亲前段时间突然不会说话了，父亲想跟她说些什么，只张口却发不出声，手指还一直抽搐，隔了个把小时又能恢复正常，但这种情况时而会发生，恢复正常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久。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中风的征兆，赶忙休假带父亲去医院就诊，后诊断结果为“脑血管堵塞”。医生强调父亲是血管老化，治不好，只能保，有生之年只能以药物为伴。父亲不以为然对我笑笑说：没事，死了。

父亲是个倔强的人。自我结婚后，父亲一直不愿搬来与我们同住，这几年他的身体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每每问他，他总说没事过几天就好，正如这次扭伤了腰，他始终不愿向我提起，总想着能不麻烦我就不去麻烦。看着父亲瘦弱的身躯，佝偻着背，我有些泪目，正如龙应台所说：所谓父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年近古稀的父亲不正是如此吗？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不要让流失的水

成为后人的泪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日报社 宣